

《诗漫注》

人有二心

二心搅乱大乾坤
一体难修真寂灭

小说中多次提及，唐僧所拥有的这个人身，叫“法身”，这里法身的意思，就是这个身体是唯一可以依照释门之法修炼的身体，他们师徒一伙，都借助这个身体，用佛法来修炼自己。章回题目中的“一体”也是同指这个身体。二心呢，自然是一体上的二心了。

尤其是本回中间有一首诗。很明确的说明了，这是唐僧这个人的二心。而且他的心，很庞大很肥硕。

人有二心生祸灾，天涯海角致疑猜。
欲思宝马三公位，又忆金銮一品台。

南征北讨无休歇，东挡西除未定哉。
禅门须学无心诀，静养婴儿结圣胎。

你瞧瞧，我们一直指责他公子哥儿心态严重，拿着放大镜、从前面的种种细节交代中寻找他心态的蛛丝马迹。现在终于，作者亲自说明，我们的猜测实在是太对了。

“人有二心生祸灾，天涯海角致疑猜。”他对孙悟空一方面依赖、一方面过度依赖、一方面过度依赖衍生出来的怨恨猜忌，造成了他自解肢体、并且连带剥离了老猪和老沙的信任、信心，造成整个团队互相猜忌、分崩离析。但是事情爆发的初期，他还认为自己是真修者、把咒骂、怀恨和嗔怪，当作坚定的表现，认为自己信仰的是宇宙真理呢。可是他这么坚定的家伙，遇见妖怪、遇见劫匪，就怕得没有了人样。两种完全相反的表现、奇迹般的集中在他于一身。多么的不可思议呀。

咒骂、怀恨和嗔怪，怯懦、怕死和奴性，其实，人家本来就是一家人的啦。只不过，咒骂、怀恨和嗔怪，是打着坚定的旗号、来表现自己的。怯懦、怕死和奴性，则

是面对强敌、知道咒骂、怀恨和嗔怪只会自找死路，只好用“怯懦、怕死和奴性”这种务实灵活的外交手段来表现自己。

可是，一方面出身伟大时代的豪门、一方面修习伟大的佛法、一方面又窥伺三公、恋念一品的政治抱负的他，怎么可能内心深处反而装着“怯懦、怕死和奴性”？过去的人们，实在不好理解，作为这时代的人们，您一定比我还清楚，不是怯懦、怕死和奴性的人，怎么会在政治中如鱼得水哩。

可是作为唐僧，他既然早就笃志修行，既然一路不停的向西，离南赡部洲的俗世越来越远，为何，他内心眷恋权势、希图在红尘中名利双收呢？原来我们只是能从小说中偶尔出现的小细节中，揣测出来他的这种细微苗头，实际上，作者到这里就明说了，他内心对权势的向往和追逐，一直都很强盛！“欲思宝马三公位，又忆金銮一品台。”脑袋里一直在念念不忘着有那么一天，取经回到唐国，接受万众敬仰、接受各种封号、名垂青史、位列三公……这不跟那六耳猕猴所思所想的“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，送上东土，我独成功，教那南赡部洲人立

我为祖，万代传名也” 一模一样吗？

但是他玄奘，生于盛世官宦之家，只知道羡慕功名利禄，却因为一直的养尊处优、与世隔绝一样的，完全不知，那俗世的功名，也不是好混好干的。“南征北讨无休歇，东挡西除未定哉。” 其中的风光、背后就是风险，且不说俗世中的风险，但是那东挡西杀的劳心劳碌，就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。而且，作为修行人，是要定思虑、无思绪、摒除万念、乃是痛苦和幸福的感受都要抛洒一空的。而且，他每日的念了几年的《多心经》，不等于是每天反反复复的提醒自己要无心无念的嘛，怎么这几个月以来，他基本就跟忘记了多心经一样的呢？

因为呀，这就是执迷心窍、反客为主、被执著名利、的念给控制了。眼耳鼻舌身意六欲六贼，代表了人类肉身、被这个世界外在给予的所有感触感受，可算作是人类境界的一切。这六贼，一个唤做眼看喜，一个唤做耳听怒，一个唤做鼻嗅爱，一个唤作舌尝思，一个唤作意见欲，一个唤作身本忧。你看，喜怒是相反的、对立的，确实是一伙儿，人类感官触觉感受的一切，不管是相同的想通的相反的、八杆子打不着似的，其实，都是一回事。

上界控制人，就是通过这个身体的感触来控制，简单又轻松、每天再往你脑袋里扔点什么想法、什么 Idea，让你如痴如醉、沉浸其中、浑然认为真的是自己的想法看法感受。

当然了，这么机密的真机、天机中的天机、绝密中的绝密，你以为谁会随便告诉人类吗？千年以往、万古以来，不知道的乱说，知道的不说。明知而不能说。并非因为想隐瞒人类，实在是，说了也不能让人们醒悟。你看这玄奘，不知道多心经念了多少遍了，那几句话不知道重复给自己说了多少遍了，你看他，不照样似信非信、甚至这段时间以来，他念已经麻木了。他把麻木的不用心、当作无心了。

这不跟真修行，背道而驰了。所以他，还要通过碰壁、通过出现的可怕的魔难，来促使他反思、求诸己身，最终还要回归到正道上来。“禅门须学无心诀”。不能把麻木当无心、不能把死硬当坚定、不能把骗自己叫修心、更不能把佛法当作满足自己求名求利求安慰的工具。

当然了，看不破红尘，怎么能谈得上跳出红尘。从红尘

中往外跳的过程，肯定是撕心裂肺的、也注定是，你以往的所有经验和认识都会被打破的。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陈惠冠）